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

第十九回 不茹葷孩子饒佛性 計捨子袁大拂初心

卻說袁佛子將靈蛇庵的根底，說與兒子聽。於是把孩子唸書的一節，也就擱過一邊了。這孩子終日在家裡，無事的時節，便將佛子所念的經典，翻著看。因他平時，聽老兒念誦，都聽熟了，看著便隨口的念了出來。一日，孩子正在座下跪著唸經，一頭遇著了娘走來，駭的他娘叫喚起來。佛子方才從外邊走進裡面，只聽得媳婦一片聲喊。不知是什麼事，急忙走到面前。媳婦道：「爹爹快來看，這孩子一個字兒不識，在這裡不知怎麼就翻出經典來，高聲朗誦的念，這可不是個妖怪麼？」老兒聽了，走過來一看，果然孩子跪在那裡，正念在興頭上哩。他娘鬧著，他就似沒聽見一樣。老兒看了，也自詫異不了。就站住，待他念畢起來，問他道：「你怎麼認得這上面的字哩？」孩子道：「我每日的聽著你念，就記在心裡，是這麼認得的。這有什麼奇異哩。」老兒道：「是了，這孩子是聽著我念的。」放開了經，將上面的字給他認，卻是一字識不出來。媳婦看這般光景，方才少定。道：「平時聽的，卻怎麼不錯一句哩？」老兒道：「這個是他記性兒好，也不什麼難的罷了。孩子倒是個有靈性的，明兒讀書要似這般樣子，就可以望他成名了。」媳婦被老兒這般說，只得不言語了。終是心裡疑猜，甚為不快。

袁大回來時，也就背著孩子計議道：「這孩子自幼這樣的癖性兒，怕不大大來走入空門一路麼？」袁大想了一想道：「孩子不吃葷，他知得什麼哩。明兒不叫他知道，暗暗地拌在飯菜裡面。看他可吃得下去。」兩個計議定了。到次日，悄悄買了些魚鮮，煮熟了似熬的汁的一般，下在素食裡給孩子吃。孩子那裡知道，只認是素的，吃了一箸道：「怎麼這樣腥哩，似有葷的麼？」他娘道：「你想是熬不住，想要吃葷罷。平白的這淨素裡面，那裡生出葷來哩。」孩子聽了不敢再說，那箸兒方舉了起來，要向菜邊去，忽然哇的一聲吐了個滿桌子。看著他面上登時變了色，那雙眼兒都直了。嚇得袁大和妻兒都抖了起來，忙上前抱住孩子，只顧拍道：「不吃罷，好端端的怎麼吐了。」說著兩個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。又不敢說明了，被老兒知道，要責備兩口子舞弄孩子。只是悄悄的服侍孩子，抱到牀邊放倒了，給他臥著。

這孩子迷迷的睡了一日。他妻兒慌了，哭了起來，向著丈夫說道：「昨兒只說和你說說，怎樣把孩子這癖性兒弄轉了的。你偏偏想出這樣子來，好端端的把他害得這般光景。叫我心裡看著，真正難過地緊哩。你橫豎把他服侍好了便罷。不然，我也是這條命不要了。」袁大聽了妻兒這一席話，心裡也是懊惱道：「只看夜間可清爽過來，倘或還是這樣，明兒請醫生來看他便了。」妻兒道：「這可不是好肉兒上生了瘡麼。平白的一個好孩子，要叫他疾痛起來，是什麼意見哩。」說罷，走到牀邊看那孩子，還是% %的睡著。只得由他，不敢驚動了，兩個看了一夜。

到次日清晨，孩子在牀上，忽然大叫了一聲，醒了過來，忙叫了一聲娘，道：「哎喲，好駭人哩。」袁大的妻兒見孩子醒來，倒也放下心去。忽然聽得「哎喲」了一聲，說出駭人的說來。心裡仍是驚疑，急急地走過來道：「兒子醒了麼，怎麼嚇得這般樣子哩？」孩子扶了娘，爬了起來。袁大接著也在旁問他：「怎麼受了駭？」孩子坐在牀邊道：「我夜來做了一個夢，起初是個和尚來，帶了我走。說道：『你來看看你做的事去。』我說什麼事？他說到了就知道了。我不由地就跟了他走。一直到了一個所在，看見一個少年後生。他道：『這人兒是你做過對頭的。』又到了一個空闊的去處，見一個中年的婦人，那婦人哭著叫我兒子。和尚說：『這是你的娘，你都不認得了。』說罷，又帶了我走。正在走著，和尚忽然向我頭上打了一下，我這身子就撲在地上，變了一個狗。跟著他走，走了半晌，又到一個地方，他說：『這屋子是養活你的。』又到一個東廁上，見兩個少年的人兒，在那打駝兒背著。後來一個，忽然哎喲了一聲。和尚道：『這是你替那一個報仇，咬了他的下載的。』說著又道：『還跟我走。』一走又到了一個山上，那和尚指著一個洞裡道：『你進去看看。』我不由地爬了進洞，這身子就漸漸長了起來，變了一條大蛇。只見一群女子在那裡，向著我要命。方才鬧著，天上一個霹靂，和尚帶著我，跑到一個廟裡，佛座下躲了。那日（身）子也就小了。少頃，一個神聖拿了條棍兒將我一打。天上的雷接著在我頭上兩擊。我就不知怎麼樣了。和尚道：『我帶你回去罷。』我方才跟回來，走了許多的路。他就又在頭上打了一下，我就醒了。真正駭煞了罷。」

孩子說著，袁大和妻兒吐舌不迭道：「這個夢怎麼這樣地駭人哩。」袁大道：「且莫要閒話，孩子只怕餓了。你也該給他點兒東西吃哩。」他妻兒忙問孩子吃什麼。孩子道：「心裡卻是餓得緊，先前跟著和尚，我就要吃那街前買的糕點，和尚只是不肯。說：『這是吃不得的，你要吃了，就不能夠回去了。』娘可隨便兒給我點子吃罷。」他娘一面拿了素食，叫孩子吃著，一面和丈夫詫異道：「這個夢分明是陰司裡面，去了一趟子來的。」袁大道：「你莫要在孩子面前，說這駭人的話了。」

口裡說著，心下想道：「卻是有些奇怪，他說一個和尚帶了他去。他生的時節，就有一個和尚來，鬧了那一場。及長了這麼大，又戒口不吃葷酒。又見了佛法經典，一看便合著他的意。這孩子生來到有些奇哩。不知帶他走的是什麼和尚。想是那和尚死了，在陰司裡面。果真和這孩子有什麼前世裡的因緣，這麼難斷的樣子。或者昨兒來，帶他去看的，就是前世裡的事也未可知。」袁大想到這裡，把這孩子倒也看下八九分去。自己卻也打到心兒，橫豎捨著他出家修行去為個底止。既而又想回來，自己又無多的兒女，半生兒才得了這一個，偏偏又是這樣癖性，也是袁氏應該絕了一脈了。不覺傷心起來，兩眼裡忍不住流下淚來，他妻兒見他如此，不知頭腦，倒著起忙來。道：「你又是想著什麼來，我才說句話兒，你方且說在孩子面前莫要亂語。你這三行涕兒兩行淚的，到是該在孩子面前得的哩。」袁大急急的打個花道：「你知我是怎麼的，一夜兒沒合眼，方才一個呵欠兒，打得兩眼酸出淚來了。不然平白地落什麼淚，還是你混講哩。」妻兒聽了這話，也只認是真的，也就罷了。

袁大坐了一回，見孩子精神起來。知是沒事的了，也就立起身走出房來。一頭正遇見老兒，叫了一聲。老兒道：「這時節還在房裡做什麼的，也該出去辦正經的了。」袁大道：「今兒起遲了些，方才要出門了。」說著往外走了。老兒也跟著走了出來。袁大一想道：「孩子這一番說話，叫人疑心不了。且告訴老爹，看他怎麼說哩。」一邊想著，一邊就向佛子說出昨兒孩子夢來。佛子不聽則已，聽了都驚得癡了半邊。道：「你這說那和尚真是活佛了。走的這些地方，怕不是過去的境界麼？這樣看起來，孩子投在我們家裡，也是暫且落足的罷了。將來難望他，俗門中安身立命的。你只記著我這句話兒，做個日後的證驗罷。」說罷，袁大納悶走去不題。

卻說佛子想著兒子的話，心裡道：「這孩子如此來歷，我們有什麼福分兒，招得住他。要只絆著他，倒誤了他的前程。反不如恰（給）他入了修煉的路上去，就是將來得了點子道，我們少不得也有些好處。卻只是兒子和媳婦不知什麼意見哩？」想著走了家來，只見孩子在房門口站著。見了老兒口裡叫著，問老兒可有拜佛。老兒道：「好個孩子，記掛著佛事。我今兒早起就拜了佛，念了經了。」孩子道：「明兒念佛，要帶我看的。」老兒道：「明兒你起早些，到我房裡來，我和你拜佛罷。」這裡老兒和孩子說了些閒話。

媳婦自去廚下，收拾早膳。安排了老兒的菜飯，接著拿了自己和孩子的菜飯到房裡來。叫孩子吃飯，孩子道：「我是不吃了。」他娘聽了，明知是為昨兒吃的不好，道：「呆孩子，今兒只管吃的，這是我親自安排了來的，裡面潔淨的很哩，那裡還似昨兒的。昨兒也是偶然沾了些醃（東西，想是你爹爹辦的大意兒了。」孩子那裡肯信，只是執定不吃。鬧得老兒聽見了，問是為什麼？媳婦道：「孩子昨兒吃飯吐了，今兒又怕吐，在這裡不肯吃。我說只管吃，不似昨兒了。他只是不信我的話兒。你說這孩子，可不呆罷。」老兒接著說：「不妨事的，孩子只管放心。」勸了一回，孩子方才吃了些淨飯，一點兒菜都不吃。他娘看著，悔恨昨兒自己的不是。叫孩子今兒連素的也不吃，這卻怎樣是好的哩。恨得自己也不去吃飯了。

到了晚時，丈夫回來了。把孩子日間不吃東西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袁大心裡甚是不安，兩個立在房裡講著。老兒走近房前問道：「可是兒子回來了麼？」袁大忙迎出來道：「恰才到家的。」老兒道：「跟我那邊去，和你說話。」袁大登時隨著老兒過來。

老兒道：「叫你來沒甚別的說，我看你這孩子卻是有些古怪。俗語說的「養兒待老」，你養他這麼大，原是想著將來，得他的濟的。他這舉動，你看將來可是俗門裡安身立命的？我想的留著他，倒惹他三災八難的，叫他不得安生。不如就此時舍了他，許在什麼大叢林裡面出了家。他倒也還樂得的，就是我們將來，待他有些道行，也得些好處。不知你兩個意思以為何如？」袁大聽了發急道：「老爹想得特差了，也不自己算計，你是這樣年紀，就是我們這些年來，才有這孩子。怎麼平白的送去寺院裡面哩！這話快休提罷。給媳婦聽了，還要送他的這條命哩。孩子就是做怪些，也只好隨他去罷了。」老兒被兒子這一番話搶白，自己有許多心事，也都說不出了。袁大站了一會子，轉身走回房裡。妻兒道：「老爹叫去，卻是說什麼？可是講日間孩子不吃飯的話哩。」袁大道：「不是的，和我說生意的事哩。」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了次日，孩子清晨鬧著要起來，看老兒唸經。自此佛子也教他些經典，叫他跟著自己念。過了些時，佛子帶了孩子在街前閒耍。老兒和鄰家的一個老兒立著閒談。只見一個和尚，從巷口走了進來，看看走近孩子身邊，那和尚將袖兒在孩子頭上一招，就飛也似去。孩子打了個寒噤，走到老兒面前。老兒道：「怎樣的？」孩子只叫頭上有些暈暈的。老兒忙帶了孩子，別了鄰人，一徑走回家來。交與媳婦道：「孩子在街上耍了一時，叫頭有些暈。你帶去房裡，給他歪歪罷。」媳婦接著問：「孩子心裡怎的哩？」孩子道：「身上怕冷些，心裡昏昏的。」他娘道：「歪歪去罷。」就送上牀去，將被兒嚴嚴的蓋了。

醒來，他娘走近牀邊，摸他的頭。那知竟是火炭般的熱將起來。面上發紅，如同豬肝一樣的皮色。當下慌了手腳，急忙喚老兒道：「孩子發了熱，可去請一位醫生來看看哩。」老兒想道：「孩子想是在街前受了風，是要發散的，就去藥舖子裡配了一劑藥來，叫媳婦煨給孩子吃。道：「不過是風寒，散散就好了。那裡又尋醫生去。」媳婦接了藥，去安排了，叫孩子吃下去。那裡得效兒，熱的漸漸狠了。晚間袁大回來，妻兒告訴一遍。袁大也只認是風邪。過一夜兒，少不得熱就住的。

到次日，那知孩子昏昏的只管睡，熱的越覺狠些，叫著也不知道。夫妻兩個著了急，袁大出去請了個醫生姓何的，來家看視。這何先生診了脈道：「這位哥兒，似中了邪的。若論風寒，面色不得發赤到這地位。人事昏迷是不消說得，熱得這樣了，如今怕得驚悸起來。」說著開了方兒道：「且替他發表，帶著驅邪凝神。這藥吃了下去，要人事清爽些，熱得住了方好。」袁大看了方兒，送去醫生，走了進來。

這時老兒方知，孩子一夜不曾住熱。兒子請醫生來看說，孩子是中了邪。心裡想道：「昨兒在街前，不曾遇見什麼。」想來想去道：「是了，有個和尚走這裡過，我看他就有些賊眉賊眼的。孩子見了他，那時隨即走近自己的身來，說是頭有些暈暈的。難道這和尚有什麼講究不成？好歹看吃這藥可好。」想著走過兒子面前，接過方兒一看。見是防風、遠志、神曲、勾藤等藥，道：「我去配了來罷。」拿著走到舖裡，配就回來。叫媳婦煨了，看著給孩子吃下去。那孩子似木雞一般，不省人事。把藥灌將下去，歇了一回。袁大和妻兒都在面前，一時你來摸摸頭，一時我來看看面的，兩上沒有片刻安寧。孩子直睡到下午，忽然叫了起來。袁大夫妻，駭得忙揭起帳子來看孩子。不知是吉是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